

# 岁月的泡沫



石兆佳 著

女人一生中总离不开镜子，  
丈夫不就是他的一面镜子吗？  
在这面镜子中她既感到自足自怜，  
又常常不顾一切地自轻自贱，  
就像一个需要靠镜子来肯定自己的小女孩。  
古人不就求婚称为“镜台自献”吗？  
至今人们还把谈恋爱称做“对象”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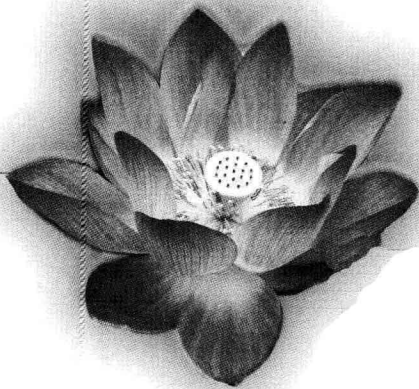


厦门大学出版社  
XIAMEN UNIVERSITY PRESS

国家一级出版社  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 岁月的泡沫

石兆佳 著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
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的泡沫/石兆佳著. —厦门:厦门大学出版社, 2011. 4

ISBN 978-7-5615-3983-5

I. ①岁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  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46978 号

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:361008)

<http://www.xmupress.com>

[xmup@public.xm.fj.cn](mailto:xmup@public.xm.fj.cn)

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9×1240 1/32 印张:9.75

插页:2 字数:223 千字

定价: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

# 序

张英慧\*

翻开面前的一叠文稿，品读语颇隽永的诗文，20多年前那个单纯、清秀的青春少女，会从字里行间飘然而出，亭亭玉立般立于眼前，向我们诉说着她对爱的追寻、对梦的希冀，以及对自己坎坷人生的感悟。

—

认识石兆佳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。那时，社会上对文学艺术的热情尚未耗尽，对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充满希望，爱做美梦的青春年少，都想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憧憬。就在这种氛围下，福州市文联创办了一个内部发行的《榕花》文学刊物，依托这个刊物，又办了个文学讲习所，并向全省招生，居然招到四五十个学员，分成两个班，一为小说影视班，二为散文诗歌班。我在小说影视班负责讲授影视创作，同时兼任《榕花文学报》（实际上等于校刊班报）的编辑。学员写出好的习作，可以在小报上刊发。在阅读学员的来稿中，发现一篇题为“住院”的小说，写

---

张英慧：福州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，电视连续剧《马江之战》第一编剧。

主人公“我”的母亲得了糖尿病住进医院，“我”的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在家待着，作为大龄女的“我”，整天出门忙上班，回家忙家务，还要听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，结果单位扣工资，家里又不安宁，影响了正常生活，最后连“我”也想躺下“住院”。文章写得很生动、很细腻，活脱脱勾勒出改革开放初期小知识分子家庭的窘迫困境。于是写下几句赞赏的评语，推荐到小报上刊发。

小说发出来后，作者找到我表示感谢。这时，我才知道她叫石兆佳，厦门来的二十来岁的女学员。中等个头，亭亭玉立，如同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一般清纯、圣洁。我鼓励她坚持创作，将来是会搞出一些名堂来的，她表示决心在文学创作上努力。过了两年，她来信说，要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习，我认为这是个机会，去信鼓励她。复旦大学作家班录取了她，从此她如鱼得水，畅游在知识海洋之中，阅读了大量的中外经典文学名著，得到了高校名师的指点，习作不断，质量也在不断提高。她上完作家班我才知道，为了上学，她竟辞去了原来的工作，现在结业就意味着失业。这让我大吃一惊，也让我惶恐不安。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文学爱好者应有个正当的职业，做好本职工作端牢饭碗的同时，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创作，等作品发表多了，有了一点儿名气，或者说，无论在严肃文学创作上，还是在畅销书写作上，都占有了一席之地后，方可离开原来岗位，跳出来做专业作家或者自由撰稿人。现在她还没跨进文学的门槛，而且以她现有写作态势分析，要成为专业作家或者自由撰稿人，还有相当的距离。想到现实与今后可能遇到的“不幸”，一种误人子弟的感觉升上心头，立马去了一信，告诉她找工作要紧。她听从了我的建议，曾到厦门文学编辑部、厦门台湾艺术研究所等单位面试，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。这时，厦门《特区少儿文学报》招聘，她应聘当了

编辑。谁知好景不长，该报发行量有限，自然来稿量少且质量不高，她又与报社领导意见不合，因此想离开。她希望能在厦大图书馆或出版社谋个职位，有利条件是父母曾经是厦大教师；不利的是均已退休，可调动的人际资源有限。为此她很着急，一次来信问厦大有无熟人，我想起省委宣传部当过副部长、省文化厅当厅长的许怀中先生，他来自厦大，是我的顶头上司，平时又有不少交往。便怀揣冒昧地找他，向他介绍了石兆佳的家庭及文学写作情况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爱才如命的许部长，一口答应予以帮忙，亲自挂电话给厦大校长，加上出版社陈福郎先生大力推荐，终于如愿以偿。有了单位后，她一边努力工作，一边积极创作，曾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著了中国历史述评《回首长安》、《古道深辙》，还写了一些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书评等在《福建文学》、《厦门文学》及一些报纸上发表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尽了力，作出了贡献。

## 二

通读兆佳的中短篇小说，写得不错的有《岁月的泡沫》、《阴差阳错》、《住院》、《教授与女佣》等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，就是寻找纯洁、美好的爱情，《岁月的泡沫》尤为典型。小说成功塑造了一个名叫应语的女子“我”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屡屡上当受骗，最后，“我”不堪重负，精神分裂，若不是同事相救，早已魂归九霄。兆佳的小说主题是深刻的，立意是耐人寻味的，如《教授与女佣》中就因为妻子陈美琳得了精神分裂症，教授张思鸣不善料理家务，子女幼小，请了女佣来帮忙，故事由此展开。女佣淡春也得到了爱情，但由于种种原因两人不能结合，而且教授

还落得一身不是致使淡春含悲去世。这个悲剧直接控诉了“文革”那个毫无人性的时代，读后令人百感交集、扼腕叹息。

兆佳的小说多用白描手法，以简洁、明了的几句话，将人物形象勾勒出来，活灵活现地活动在读者眼前。她在写淡春出场时，用了“她才25岁，头发却已花白了”几个字，就把淡春饱经风霜的经历交待清楚。有人说兆佳的小说太直白、太简约，没什么味道，也缺乏张力，等等，其实不然，味道需要读者品读、咀嚼；简洁的文字初看没什么，深入一想，就能想出文字背后的意思来。

兆佳的散文（包括书评）、诗歌写得很优美、很小巧玲珑。《童年是一首灵魂的歌》充满童趣；《唱给母亲听的歌》写得很美、很动情，把对母亲的爱以及母亲对女儿的希望写得淋漓尽致，让人感动。兆佳用散文笔法写书评，成为她的评论文章的一大特色。在《飞扬跋扈为谁雄》里她分析了陈福郎先生的小说《怪味嬉皮士》的时代背景，点出主人公实际上是中国的堂吉诃德。她在评论虹影的《绿袖子》时认为“互相寻找”是这本小说的主题，“寻找意味着希望就在前面”。还有《落日之后是黑夜吗》等篇，都写得很精彩，题目起得很散文化。

兆佳的诗歌写得比散文好，如《月亮那一面》、《给》、《武夷抒情曲》、《武夷茶观》、《写给黄山的诗》，等等，写得质朴、超然、悠远、清新、雅丽，诗中弥漫着一种真切、自然、朴实的宁静境界，尤其是《我是一株小草》一诗，比喻贴切、意象新奇，写出了作为小草不用“攀枝附叶”而是靠自己凝聚露珠、扎根泥土、经风沐雨成长的坚强意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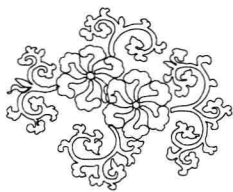
### 三

我向来不为别人写序。之前有人来请，我不是婉言谢绝，就是推给擅长写序的长者去写。这次兆佳要出文集，再三要我给她写一篇，我考虑之后决定给她写了。她在16年前患上了轻度精神疾病，长期以来睡眠不好，头昏脑涨，精神无法集中，写作的激情刚来，还没写几段文字，激情就退了，加上电脑打得不熟，结果后来写的文章虎头蛇尾。

创作如此艰难，兆佳仍在坚持，而且还出版个人文集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是为序。





# 目 录

## □ 中篇小说

岁月的泡沫 / 001

## □ 短篇小说

阴差阳错 / 039  
住    院 / 052  
教授与女佣 / 063  
紫    砂    壶 / 077  
逝去的浪漫 / 084  
母亲的初恋 / 095  
双重大铁门 / 101  
莹莹，下雪了…… / 111  
套    中    人 / 115  
现在的容颜 / 117  
五月欧洲的阳光 / 125  
看    见 / 130  
世相之一瞥 / 133  
活下去的理由 / 137  
离婚不需要理由 / 139  
追    日 / 142

## □ 散文

- 童年是一首灵魂的歌 / 148  
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 / 155  
恰同学少年 / 158  
生活的馈赠 / 163  
复旦岁月 锦绣年华 / 166  
柔石故乡行 / 169  
母亲的金首饰 / 171  
落花水面即文章 / 173  
正大光明的不朽 / 175  
踏上金门的土地 / 180  
进京漫忆 / 183  
日本女郎 / 186  
乔迁之夜 / 188  
想念父亲 / 189  
唱给母亲听的歌 / 193  
白浪逐沙滩 / 196  
西村老宅杂忆 / 198  
湖畔变奏曲 / 203  
别了，校园的钟声 / 207  
相看两不厌，唯有厦大校园 / 209  
走马观花游马新 / 211  
书呆子是怎样炼成的 / 214  
骑车记 / 216  
杭州六日 / 219  
意秋表姐 / 222

## □ 书评

- 飞扬跋扈为谁雄 / 225  
什么样的“宝贝” / 228  
望而生畏与百读不厌 / 230  
假如爱情中女的大男的 17 岁 / 232  
落日之后是黑夜吗 / 235  
爱，仁慈与高贵 / 237  
你那别样的歌声 / 240

## □ 诗歌

- 月亮那一面 / 242  
给 / 243  
诗 人 / 244  
错 误 / 245  
海 恋 / 246  
雨天的心事 / 248  
洪荒后的武夷 / 249  
武夷茶·观 / 250  
武夷抒情曲 / 251  
寻 活 源 / 252  
流 香 涧 / 253  
写给黄山的诗 / 254  
桂林山水歌 / 255  
李清照故居 / 256  
蝴蝶泉遐思 / 257  
厦门，你好 / 258  
厦大偶得 / 259  
苍 茫 时 分 / 260  
给一位生态学家 / 261  
秋 日 午 时 / 262  
孤 狼 / 263  
献 诗 / 264  
哀 歌 / 265  
牵牛花启示录 / 266  
秦淮河·李香君 / 267  
围 棋 / 268  
普 陀 情 思 / 269  
银杏树和将军树的怀想 / 270  
美 神 / 272  
赠西湖的女儿卢文丽 / 274  
内 耗 / 275  
四 月 的 诗 / 276  
化 缘 / 277  
赠 莺 强 / 278  
点 燃 我 吧 / 279  
生 日 / 280  
故 事 / 281

二十四岁生日有感 / 282  
写给燕妮·马克思 / 283  
写给国庆节之夜 / 284  
办公室轶事 / 285  
歇斯底里症 / 286  
爱之路 / 287  
失眠 / 288  
致白云 / 289  
夏天的雨 / 290  
我是一株小草 / 291

后记

花也月也徒风雅，四十九年空蹉跎 / 293

代鸣谢

厦门，我生命中的茧 / 295



## 岁月的泡沫

—

小时候喜欢玩吹泡泡。其实社会就像肥皂水，每个人的梦想就像泡泡，五光十色的泡泡在空中飘呀飘呀，生了灭，灭了生，一直到吹泡的人老死。

我已经老了。爱回忆往事，是老的标志。

要不是许志勇救我，我在 33 岁那年就已经死了。

那时，我在出版社的社长室上班，这是五楼的第一间。我的前面坐着许志勇，是副社长，后面坐的是社长曹天择，我坐在中间，是秘书。我的名字叫应语。之所以写这些，是因为这些名字似乎含着些玄机。

那是 1995 年 4 月 19 日。

昨晚一宿没睡。脑子里乱糟糟的。我本是淑女，却在 29 岁那年失了身。现在，第二个男人岑以清又要抛弃我，我真想死，我不想活了！

太阳隐没在白云后面，使我想起《东方红》——我是唱着它长大的：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……”毛泽东是我

的青春偶像，岑以清的父亲，是研究毛泽东的学者。我在准备考大学的1979年，从家里的木箱子里翻出了油印的《毛泽东自传》，看完后就喜欢上了毛泽东。我还临摹了一张毛泽东青年时代穿长衫的照片，放在抽屉里。有时偷偷拿出来欣赏。

只有上帝才知道每个人的秘密，只有上帝才知道每个生灵是经过怎样的曲折，向着怎样的必然结果，走向自己的完美……

三天前，从新同事的口中得知他的初恋情人的名字后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的初恋情人是从前住我隔壁那栋楼的邻居，那人还是我的校友，低我两届。我想起在1986年时那栋楼的楼下出现过一已成形的死婴，莫非那是他的孩子？听说他非常爱她，但他的母亲不喜欢她，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博士，去了美国。

而他不会娶我了。想起第二次约会时和他谈起劳伦斯，他说看过《儿子与情人》。我的第一个男人刘青山是条地道的色狼，大我17岁，已有妻子并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长得像只猩猩，是我在上海读书时的同学。他是个抱养的孩子，从小生长在农村，17岁那年读高中时被一个三十几岁的有夫之妇诱奸，从此发现了性爱的乐趣。他完全是靠虚伪和欺诈占有了一个又一个女人，也诱奸了我。因为我对性充满好奇。那时同学们都在看劳伦斯的小说和杜拉斯的《情人》。我已29岁了还是处女，而我同宿舍的一个离过婚的女人郑丽找了个小她5岁，比年轻时的毛泽东还要英俊的研究生，成天在宿舍里做爱，搞得床铺摇摇晃晃的直响。我就睡在她的上铺，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我的父母在性上是规矩人，两人结婚前连面都没见过，一个在厦门，一个在贵州，靠人介绍通了20封信，就走到一起了。我成人后听母亲说父亲没有性能



力，结婚三年父亲靠打针吃药吃狗肉，好不容易才怀上我。从我懂事起父亲和母亲就分开睡，两人并不相爱却过了一辈子，这使我对婚姻充满恐惧。岑以清到我家来见到我父亲从不打招呼。我的母亲已经死了，父亲有老年痴呆症，我是独生女，里里外外全靠我。我原来的单位快倒闭了，全靠自己好不容易找到新单位，一去上班，我就跟同事说起他，新同事中有不少人认识他。因为我给过他一封信，想嫁给他，没想到他来说：“你想看看我看得上你吗？假如你感到寂寞，让我搞搞你！”他把我看成什么人？！

人生没有后悔药可吃。母亲去世那年我已30岁。邻居一位阿姨问我愿不愿意去台湾，嫁给他的外甥，他大我6岁，大学毕业在做贸易，很有钱。我说去台后找不到工作，阿姨说不要我工作，只要在家相夫教子就行，我不愿意，就选择了岑以清，他是大学老师，书香门第，而我是书呆子，相信爱情。

我还有一个老父亲，需要我照料，他七十六了！且患有老年痴呆，失去了记忆。

与岑以清的相识是我女友黄梅芳的介绍。我们一起去看电影——美国片《魔鬼终结者》，说的是机器人战胜人类的故事。趁着放电影的间隙，我打量着他。这是一个31岁的男子，方脸，小眼睛，地包天的嘴巴，看上去显得木讷寡言、倔犟自负，我并不喜欢这种长相。他在上海待过三年，我去过一年半，我想我们或许共同语言，就决定和他来往。

人的性欲就像地火在地下运行，一旦被唤醒，就喷涌而出，不可遏制。不知有多少女人，在未婚前一旦被开了苞就堕落了。

我不能没有丈夫，我应该有个真心爱我的人，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。他以前谈过恋爱吗？我感到好奇。

他住在半山上，单人房，里面却摆着张双人床。一个书橱，一张方形书桌。书桌上方的墙上贴着张书法，上书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房子很小，黄梅芳以前住过这屋，后来调宿舍搬走了，前不久，她去了美国。剩下我孤家寡人。梅芳并不认识他，只是和他的好友曾经是同事而已。

一条小路从山下蜿蜒而上，一级级台阶旁开满芦花。台阶两侧悬挂着彩灯，晚上来有种凄凉哀怨的感觉。校园的钟声悠扬地传来，充满诗意。

这所大学报时都用钟声，我是听着它长大的。它是这儿的灵魂，29岁我在上海读书梦中时常听见它。

去他的宿舍找他，门锁着。上面有一个纸袋，我去采了两朵芦花，插在上面，表明我来过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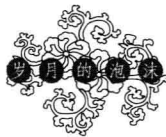
我从上海回家后在一家小报当编辑，小报刚拿到刊号，开过庆祝会后分给每人一盏台灯，据称有防近视的功能。头一靠近些就发出“滴一滴一滴”的响声，我想送给他。

一天傍晚，我拿灯去，门虚掩着，屋里没人。迎面碰上一个小伙，问我是不是找以清的，我点了点头，他竟上楼高声喊道：“以清，以清，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来找你！”我一慌，连忙把装灯的袋子挂在门把上，一溜烟跑了。回到家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灯是我送给他的。

“这么客气干吗？！”

“这灯怪讨厌的，一靠近就响。”我说。





不久，我被单位派往乡下宣传十四大。

那是1993年秋天。中巴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行驶，路旁一簇簇的向日葵盛开着。忽然，一条乡村小路从车窗的右边往右斜伸，一棵木麻黄孤零零地站在路边，弯弯曲曲地指向蓝天，“我只是一棵孤独的树，在抗拒着秋的到来”，我忽然想起席慕容的这句诗。

我去的地方是厦门的西伯利亚——东孚，被安排住在乡政府旁边的一个大队部里，和一个刚从体院毕业的女人在一起。女人正在热恋中，有个步步紧跟的男友，每天晚上都回家去，只剩我一人独守空房。

大队部里没有厕所，如厕要到对街一个公厕去。乡下的厕所很脏，每次如厕都觉得人不如鼠，不过比起我老家的厕所要好多了。我老家的厕所没有墙，也没有可遮挡的东西。它位于一个院子的入口处，像个木箱子。

我十分想家，想念刚认识的以清，有时到乡政府去给他打电话。整个乡政府只有一部电话，还是用手摇的，使人想起小时候看的抗战时期的电影。可每次听到的都是他爱理不理的声音，这使我很伤心。

## 二

真后悔搞文学，一辈子后悔。我并无多少写作的才能，原来是学化学的，在学时物理化学一门课还是全班第一，但因为书法竞赛得过二等奖，1981年毕业分配时却是到中学去刻蜡纸，因为